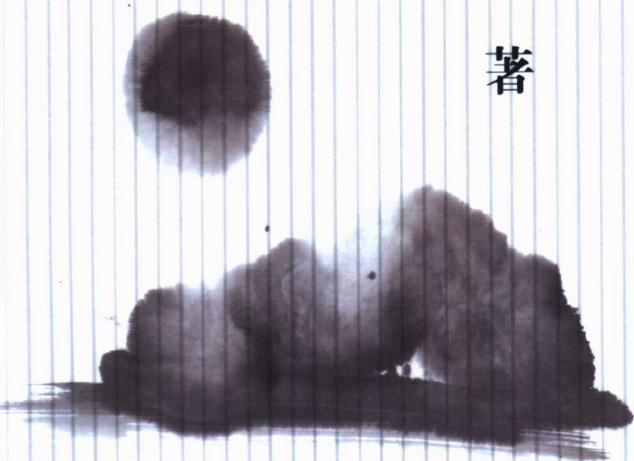


古典的阳光



费振钟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古典的阳光

费振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典的阳光 / 费振钟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书生活文丛)

ISBN 7-5306-3814-9

I. 古… II. 费…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40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47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编者说

读书的裨益自不待言。许多的人物湮没了，煌煌巨著也许早已尘封，而他们礼赞读书的格言却依然光焰万丈：爱书吧！它会给你……

“不求甚解”不是好词汇，但是倘若前面佐以“好读书”的字样便可以拿来标榜。可以在电视收音机互联网上听见看见不同的声音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用不同的语气重复这句话及其同义语，旁边，是几本或几百本——书。

但是，假如，这些书并不能提供应试参考、求职指南、出行导游、家电维修此等的生产技能和生活技巧；假如，它也不能提供怪人异象、珍容奇观、风流韵事、独家秘闻之类的饭后谈资和茶楼掌故呢？剥去了这一切，书，是否还能还原到书之为书的本来意义？它的妙处在于何处？它的秘密将由谁道出？

这个疑问，是编选这套“书生活”文丛的缘起之一。

作为出版业中人，须臾难得离开的是书，因此，虽然并非专门家，却总被有的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现在为什么好书这样少，而且一天比一天少了？”要么：“现在书如此之多，叫人从哪一本读起？或者读哪一本好呢？”

这样的问题还是要留待专门家来作答。我们只知道，远在大洋彼岸憧憬中国的博尔赫斯氏，在渐失目力的长寿岁月里终竟未辍阅读，并且浩叹书如流沙，阅读无穷无尽、无始无终——所谓“好书”，应当是秉烛也无以读尽的吧？

读哪一本好些的问题，现在有了发明“推荐”甚至“必读”书目的办法。洋洋洒洒、精选精编，既为津梁，按图索骥又可速成，便捷非常，也是“学习革命”之一端了；惟惜乎于急就风雅有益，于阅读之乐无干。

这些读书问题说不清，但也帮助催生了这一套书。

书籍和阅读，是编辑“书生活”文丛的着眼点。正如同作序忌滥浮夸、指谬宜只就事，牵涉太多，就不纯粹；顾及周全，便失趣味。故而，出版者所希求、盼望的，是生发于单纯的书、独立的阅读的独到见解、独到文字。在这些见解和文字的来处，我们窥见的，首先是李敬泽、止庵、筱敏、费振钟诸先生。尽管他们读书兴趣各异，思维走向不同，行文风格殊迥，然而，他们的文字却共同地还原出了应当属于书、属于阅读与阅读者的明净天地。

我们相信，这种使人心旷神怡的明净，正得力于对书籍

芜杂和阅读浮躁的剪除,它们来自于书籍本身的旨趣和他们勤勉的阅读。

呈现“与书相伴的生活”或者“阅读的生活”精彩多样的原生情态,是这个文丛最终得名“书生活”的原因。如同有形或者无形的书籍都是人的财产或生命的一部分一样,阅读和书写行为一旦在生命历程中发生,便不能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被孤立地割裂对待。这“一部分”的阅读和书写,血肉联系在生活之中,与衣食住行之间全无可调和的冲突,并帮助达成生活最后的丰满与协调。

同时,生活也经由阅读和书写,将经历与体验、思索灌注于阅读和书写本身,彰显出生命和生活的多样与多彩:李敬泽满含机锋针上高蹈般的文字游戏,止庵庖丁解牛般精准优雅的缜密把玩,筱敏推己及人深厚痛切的存在体验,费振钟八面来风沉静自若的生命观照,这些事关读书的风格鲜明的文字各自巍峙,又相互辉映,曼妙琳琅,使人羡叹。

003

由于时间的制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窘于识见孤陋,“书生活”的这一辑并没有向我们预期的那样,更多地聚合最富代表性的作者和文字,呈现出更加鲜活的读书生态,这些遗憾只有留待以后裨补。但这些缺口却未尝不是入口和出口——融入更多的人与书的入口和放开读者作者的眼光与手脚的出口。正如垛口差互的长城,早已失却了边界和藩篱的含义,只余下雄奇的象征,“书生活”也将因为这些缺口而

不再画地为牢，有书相伴的阅读生活也不仅仅受限在“书斋”、“阁楼”、“案头”的寂寞境地。

回想读书的经历，“学富五车”、“汗牛充栋”、“韦编三绝”、“囊萤映雪”，这样的语汇都是极早进入我们脑海的成语。这些含蓄谦逊地隐去了“书”字的文词，当然都曾是对一个人的极大褒扬，并且总是具有着美敦和劝勉的意味：聚书读书的快乐与苦辛，交织成读书的趣味所在，使人终于欲罢不能。

现在，编了这套“书”字当头的书，我们希望它能具备与这些语汇相同的作用。

目录

【卷一】

001

003书里的芥子

023智慧的栖居

030缘在东南

033黄昏下的声音

047堕落的快意

055生命如漂

——一条船和一个诗人的故事

068震泽之泽

080朱洪武的“王道”

——明史札记一

086皇帝的胡闹

——明史札记二

090脚气病说

“叛徒”山巨源095
 听扬州人说话100
 在一枝一叶之间104
 颜回主义107
 关于读笔记112
 为江南作摹本116
 虚说中医119
 书中走狗126
 分享古典阳光132

【卷二】

关于“传主”139
 橄榄核铭143
 傅雷的意义169
 一个人，一个城市和一本杂志173
 1989年的追问176
 夏季话题195
 ——与叶兆言对谈



207怀念的光亮

——一部小说的外延与内涵

221什么才能成为永远的表达

229佛门的踪迹

【卷三】

003

235逝者如斯

243学习蒙田

252卢梭的辞典

273左拉的工作笔记

280被涂改了的宽容

285劳动者梵高和他的向日葵

288科学何为

——说与孩子们听

292哲学何为

——说与生活

299从罗尔斯开始

——读《作为公平的正义》短札

日常奥义307

河湾的文明期待313

重提凡尔纳323

中国建筑和地形327

陶文瑜 费老与小费(代后记)331

004

古典的阳光



【 卷一 】

古典的阳光

一、馓子

馓子，在宋代叫做环饼。这是一种将麦面发酵后搓成环条放在油中煎炸而成的食物，不知宋代人为什么称它是“饼”，但那时亦把面条称为汤饼，可知这是宋代人的习惯。食物大多有南北之分，但据庄绰的《鸡肋编》记载，似乎宋代南方北方都有馓子这种食物。京师市井中，曾有卖“环饼”者，故弄诡异，对着过往行人不说卖环饼，而是高叫“亏便亏我也”。当时是绍圣年间，宋哲宗正废去了昭慈皇后，废后住在瑶华宫，卖环饼的人每天在宫前都如此高声大叫，谁知引起了官家的注意，被捉到开封府，打了一百下屁股，从此不敢再这样

叫卖，改口喊道：“待我放下歇则个。”这是北方的故事。南方就要风雅得多了。苏东坡谪居在儋耳，邻居中有一个专营环饼的老妇人，她也知道东坡先生是文豪，所以常常要东坡为她的作品也作上一首诗。大概东坡那时很潦倒，免不了也要多吃几回这环饼，不太好意思推却，何况他是雅人雅事惯了的，因此半是欣赏，半是戏谑，送给这位做环饼的老妇人一诗：“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我们家乡的旧俗，环饼即馓子是专门送给“坐月子”的产妇吃的。乡村里送“洗三”或“满月”的礼物中，必定有一样是馓子。送馓子的礼节，不知与宋代生孩子做“汤饼会”是否同一个意思，或者馓子这种食物对于产妇特别适宜，这又属于营养学上的问题了。据我母亲说，我出生后，她曾吃过一大缸馓子（把馓子存放在陶缸里面不会走油）。那时正逢所谓的“自然灾害”时期，吃饭很困难，一缸馓子是一个很大数字。我母亲回忆往事，讲到这件事时，脸上就有了一种幸福的满足。

二、高邮文游台读碑

秋雨乍凉，读苏东坡《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初识这篇文字在高邮文游台。据传苏东坡曾经与秦少游

及高邮乡贤王巩、孙莘老四人会游于这里，后来邑人在这里建了一座四贤祠，并且称这里为古文游台。文游台兴废多次，等到我们也学会到有古迹的地方登临凭吊的那个时代，文游台又早已是一片萧疏了。所幸的是在斑驳陆离的墙壁上，东坡、秦少游的诗文手迹碑刻尚完整留存。我就是在这些碑刻中读到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的。

当时虽还不解世事，却很有一些模仿先贤的念头，就在读了东坡这篇记后不久的一个月夜，与几个毛头同学，跑到文游台，在杂树乱草之下，寻那“积水空明”、“藻荇交横”的绝妙好景。倏忽之间，离那个月夜已经有十五年了，今日重读，回想当年情状，颇觉稚气十足，转而又以为少年事情，长大后却是欲做不能。虽然多读了几本书，多了些见识，于“何夜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样的文字中间，也能多得一些人生滋味，然而比较起来，还是少年时的那种认真而又单纯的性情更觉得可爱。

惟有当时一厢情愿，以为东坡所记黄州承天寺即高邮文游台下旧时承天寺，且拿这样的“发现”夸耀于同学之间，想起来不免发声一笑。

三、晒太阳

《齐东野语》记历来文人喜欢晒太阳，如袁安躺在太阳下面，一面晒，一面要小儿给他搔背，大叫“快活，快活”。又如赵胜，从早晨坐在屋檐下晒太阳一直晒到上山打柴放牧的樵夫牧童们回来才肯罢休。杜甫则写诗歌唱晒太阳的优越：“凛冽

倦玄冬，负暄嗜飞阁。……毛发且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歟有托。敬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而白居易把晒太阳的意味说得更加透彻：“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

但是文人的晒太阳，与所谓的“野老献曝”其实并不相同，虽说文人们常常向往乡村那些在太阳下捉蚤子的穷老汉的悠闲，然而也只不过看到了悠闲的一面而已，文人们是无法真正地沟通穷老汉的生活的。文人首先想到的是晒太阳的风雅，如《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自己所记，他曾经建过一个小日阁，四周用白油绢为幕，太阳照在上面，通明虚白，人坐在中间，盎然终日，四体融畅。这就是文人的晒太阳了。世界上这样的高雅晒法，或许仅仅属于个别，但文人们晒太阳的风雅却是共同的，而乡村野老绝对不可能“晒”出这一种太阳来。文人晒太阳的另一个意旨，是对自己人生处境的转喻和逃避。说起来，晒太阳不过是最普通也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乡村穷老汉晒太阳，只是因为他们衣食不足，身上寒冷，他们对太阳自然生出本能的需要，坐在太阳底下，他们就有了温暖和幸福的满足。而文人呢，他们不用说也感到了寒冷，这寒冷完全来自内心，是因内心的畏惧而寒冷。一个从朝堂里走出来的文人，他如果看到在冬天的太阳下温暖地打着瞌睡的老人，一定会禁不住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着这个老人无忧无虑的神情，然后发出一声沉重叹息。不用说，他此时多么希望有一处可以晒晒太阳的地方，也好消一消那刚刚从皇上的眼睛